

六度集經卷第二

萬三

吳天竺三藏法師康僧會譯

布施度無極中凡四

萬二
章

波耶王經昔者波羅柰國王名波耶治國以仁干戈廢杖楚滅圍圍毀路無呼嗟羣生得所國豐民熾諸天歎仁王城廣長四百里圍千六百里王日飯此中人皆從其願鄰國聞其國豐熟灾害消滅與臣謀曰彼國豐熟兆民富樂吾欲得之往必克矣臣佞僉曰喜從正願興師之仁國仁國羣臣以聞欲拒之矣

仁王慘然而曰以吾一人之身戮兆民身愛吾一人命杌兆民之命一口再食一身數衣與時何諍而去春天之德取豺狼之殘乎吾寧去一世之命不去大志怒已安羣生蓋天之仁也權謂臣曰各退明日更詳夜則踰城遁邁入山坐一樹下有梵志來其年六十問王曰彼仁國王萬福無恙乎答曰彼王已喪命矣梵志聞之頓地哀慟王問之曰汝哀何其重乎答曰吾聞彼王仁逮羣生潤如帝釋故馳歸命而彼凋喪吾老窮矣王曰彼仁王

者我則是也有鄰王聞吾國豐熟民熾寶多
命其武士曰得吾首者賞男女之使各千人
馬千疋牛千頭金銀各千斤今子取吾首金
冠逮劍爲明證之詣彼王所彼賞重多可爲
傳世之資吾心欣然也答曰不仁逆道寧死
不爲也王曰斯翁恃吾以活而令窮哉吾今
以首惠汝令汝無罪也起稽首十方流涕誓
曰羣生危者吾當安之背真向邪者吾當令
歸命三尊今以首拔子之窮令子無罪矣引
劍自毀以濟彼難梵志以首冠劍詣彼王所

玉問舊臣仁王力當千人而爲此子所獲乎
舊臣頓躯哀慟痛莫能對更問梵志梵志本
末陳之兆民路踊巷哭或吐血者或息絕而
屍視者彼王逮臣武士巨細靡不喚耶王仰
天長歎曰吾無道哉殘天仁子矣取仁王屍
及首連之以金薄其身坐著殿上三十二年
爲天子後乃立其子爲主鄰國靡不子愛之
萬二
也仁王壽終即生天上佛告諸比丘仁王者
我身是也鄰國王者目犍連是其國羣臣者
今諸比丘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波羅柰國王經昔者波羅柰國王太子名迦蘭兄第二人父王喪身以國相讓無適立者兄將妻遁邁入山學道止臨江水時他國有犯罪者國政刑其手足截其鼻耳敗船流之罪人呼天相屬道士聞之愴然悲楚曰彼何

人哉厥困尤甚夫弘慈恕己危命濟羣生之厄者斯大士之業矣投身于水蕩波截流引舟著岸負之還居勤心養護瘡愈命全積年有四慈育無倦妻姪無避與罪人通謀殺其婿口子殺之吾與子居罪人曰彼賢者矣奈

何殺之乎妻辭如前罪人曰吾無手足不能殺也妻曰子坐吾自有計矣詐爲首疾告其婿曰斯必山神所爲也吾欲解之明日從君以求祈福婿曰大善明日遂行上高山四十里四面壁立覩者皆懼妻曰術法子當向日立吾自祭之婿即向日妻陽違之數周推落山下山半有樹樹葉緻厚而柔軟也道士攀枝得立樹果甘美食之以自全樹側有蠶亦日食果覩樹有人懼不敢往其飢五日冒昧趣果兩俱無害遂相摩近道士超踊騎蠶蠶

驚跳下地天神祐之兩俱無損因還故國弟以國讓兄兄以恕已弘慈拯濟羣生王治其國日出布施四百里內人車馬衆寶飯食自由東西南北惠育如之王功名周著十方歎德妻以婿爲死國人無識已者負則婿入國明矣王以十善化民民靡不欣戴王逮臣民終生天上罪人夫妻死入地獄佛告諸比丘自陳結髮室家遭世衰亂身更凋殘服天王慈惠故來乞匱國人嘉其如斯教之曰天王普慈育逮羣生明日當出東門布施汝其逆之貴汝善行賜汝必多明日從王乞匱王默識之具爲羣僚說妻本末一臣曰當燒之一

臣曰斬之執法大臣曰夫罪莫大于去正入邪爲悖逆之行者矣當釘兇人著蠱女之背長使負焉羣臣僉曰善哉從其所好執治之明矣王以十善化民民靡不欣戴王逮臣民終生天上罪人夫妻死入地獄佛告諸比丘時王者我身是罪人者調達是妻者懷梓女子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薩和檀王經昔有國王號薩和檀解曰一切施也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布施如是其王名字流聞八方莫不聞知時文殊師利欲往試

之化作年少婆羅門從異國來詣王宮門語
守門者我從遠來欲見大王時守門者即白
如是王甚歡喜即出奉迎如子見父前爲作
禮便請令坐問訊道人所從來耶冒涉塗路
第二
得無疲倦逝心言我在他國聞王功德故來
相見今欲乞四向王言大善所欲得者莫自疑
難今我名爲一切之施欲求何等婆羅門言
我不用餘欲得王身與我作奴及王夫人爲
我作婢若能爾者便隨我去王甚歡悅報言
大善今我身者定自可得願屬道人供給使

令其夫人者大國王女當往問之時王即入
語夫人言今有道人年少端正從遠方來欲
乞我身持用作奴今復并欲索卿作婢當如
之何其夫人言王報云何王言我已許之作
奴未許卿耳時夫人言王爲相棄獨自得便
不復念度我是時夫人即隨王出自道人言
願得以身給道人使時婆羅門復語王言審
實爾不吾今欲去王白道人我生布施未曾
有悔從道人耳逝心言汝當隨我皆悉跋跣
不得著履當如奴法莫得而掩王與夫人皆

言唯諾從大家教不敢違命時婆羅門便將奴婢涉道而去文殊師利即以化人代其王處及夫人身領理國事令其如故王夫人者本國大王女端正無雙手足柔軟生長深宮不更寒苦又復重身懷妊數月步隨大家舉身皆痛足底傷破不能復前疲極在後時婆羅門還顧罵言汝今作婢當如婢法不可以第2初不懈息其後數日時婢貌身所生男兒夫

人恚言汝爲婢使那得此兒捉取殺之隨大家教即殺其兒持行埋之往到奴所得共相見言生一男兒今日已死不持錢來今寧能得唐埋之不時奴報言大家甚急備聞此者汝本時之態夫人長跪白言不敢但小疲極住止息耳喊言疾來促隨我後前到國市別賣奴婢各與一主相去數里時有長者買得

在本國宮中正殿上坐如前不異及諸羣臣後宮嬌女皆悉如故所生太子亦自然活王及夫人心內自疑何緣致此文殊師利在虛空中坐寶蓮華現身色相讚言善哉今汝布施至誠如是王與夫人踊躍歡喜即前作禮文殊師利為說經法三千刹土為大震動覆一國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王與夫人應時即得不起法忍佛告阿難是時王者我身是時夫人者今俱夷是時太子者今羅雲是佛告阿難我宿命時布施如是用一切人故不

惜身命至無數劫無有恨悔無所禁冀自致正覺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須大拏經昔者葉波羅王號曰濕隨其名薩闍治國以正黎庶無怨王有太子名須大拏容儀光世慈孝難齊四等普護言不傷人王

第2

六

有一子寶之無量太子事親同之於天有知之來常願布施拯濟羣生令吾後世受福無窮愚者不覩非常之變謂之可保有智之士照有五家乃尚布施之士十方諸佛緣一覺無所著尊靡不歎施為世上寶太子遂隆普

施惠逮羣生欲得衣食者應聲惠之金銀衆珍車馬田宅無求不與光馨遠被四海咨嗟父王有一白象威猛武勢躋六十象怨國來戰象輒得勝諸王議曰太子賢聖無求不惠遣梵志八人之太子所令乞白象若能得之吾重謝子受命即行著鹿皮衣履屨執瓶杖杖遠涉歷諸郡縣千有餘里到葉波國俱拄杖翹一腳向宮門立謂衛士曰吾聞太子布施貧乏潤逮羣生故自遠涉乞吾所乏衛士即入如事表聞太子聞之欣然馳迎猶子覩

觀稽首接足慰勞之曰所由來乎苦體如何欲所求索以一脚住乎對曰太子德光周聞八方上達蒼天下至黃泉巍巍如太山靡不歎仰卿爲天人之子吐言必信審常布施不違衆願者今欲乞自行蓮華上白象象名羅闍想檀太子曰大善惟上諸君金銀雜寶恣心所求無以自難即勑侍者疾鞍彼象金銀鞍勒牽之來矣左持象勒右持金甕澡梵志手慈歡授象梵志大喜即呪願竟俱昇騎象含笑而去相國百揆靡不悵然僉曰斯象猛

力之雄國恃以寧敵仇交戰輒爲震犇而今惠離國將何恃俱現陳曰夫白象者勢力能躋六十象斯國却敵之寶而太子以惠重怨中藏日虛太子自恣布施不休數年之間臣等懼舉國妻子必爲施惠之物矣王聞其言慘然久而曰太子好喜佛道以周窮濟乏慈育羣生爲行之元首從得禁止假使拘罰斯爲無道矣百揆僉曰切磋之教儀無失矣拘罰爲虐臣敢聞之逐令出國置于田野十年之間令懸自悔臣等之願也王即遣使者就

詰之曰象是國寶惠怨胡爲不忍加罰疾出國去使者奉命詰之如斯太子對曰不敢違天命願乞布施濟乏七日出國無恨使者以聞王曰疾去不聽汝也使者返曰玉命不從太子重曰不敢違天命吾有私財不敢侵國使者又聞王即聽之太子欣然勑侍者國中黎庶有窮乏者勸之疾來從其所欲恣之無違國土官爵田宅財寶幻夢之類靡不磨滅兆民巨細奔詣宮門太子以飲食衣被七寶諸珍恣民所欲布施訖竟貧者皆富妻名漫

抵諸王之女顏華煒晃一國無雙自首至足
皆以七寶瓔珞謂其妻曰起聽吾言大王徙
吾著檀特山十年爲限汝知之乎妻驚而起
視太子淚出且云將有何罪乃見屏遂捐國
尊榮處深山乎答其妻曰以吾布施虛耗國

萬二

八

內名象戰寶以施怨家王逮羣臣恚逐我耳
妻即稱願使國豐熟王臣兆民富壽無極惟
當建志於彼山澤成道弘誓矣太子曰惟彼
山澤恐怖之處虎狼害獸難爲止矣又有毒
蟲魍魎鬼雷電霹靂風雨雲霧其甚可畏

寒暑過度樹木難依蒺藜礫石非卿所堪爾
王者之子生于榮樂長於中宮衣即細軟飲
食甘美卧則帷帳衆樂聒耳願即恣心今處
山澤卧即草蓐食即果蓏非人所忍何以堪
之乎妻曰細靡衆寶帷帳甘美何益於已而
與太子生離居乎大王出時以旛爲熾火以
烟爲熾婦人以夫爲熾吾恃太子猶孩恃親
太子在國布施四遠吾輒同願今當歷險而
留守榮豈仁道哉儻有來乞不覩所天心之
感結必死無疑太子曰遠國之人來乞妻子

吾無蓮心爾爲情戀儻違惠道都絕洪潤壞
吾重係也妻曰太子布施覩世希有當本弘
誓慎無倦矣百千萬世無人如卿建佛重任
吾不敢違也太子曰善即將妻子詣母辭別
萬二
稽首于地忽然辭曰願捐重恩保寧王體國
事鞅掌數以慈諫無以自由枉彼天民當忍
不可忍含忍爲寶母聞訣辭顧謂侍曰吾身
如石心猶剛鐵今有一子而見屏逐吾何心
哉未有子時結願求嗣懷妊之日如樹含華
日須其成天不奪願令吾有子今育成就而

當生離乎夫人嬪妾嫉者快喜不復相敬太
子妻兒稽首拜退宮內巨細靡不哽噎出與
百揆吏民哀訣俱出城去靡不竊云太子國
之聖靈衆寶之尊二親何心而逐之乎太子
坐城外謝諸送者遣之還居兆民拜伏僉然
舉哀或有躡踊呼天音響震國與妻進道自
知去本國遠坐一樹下有梵志自遠來乞解
身寶服妻子珠璣盡以惠之令妻子昇車執
轡而去始欲就道又逢梵志來從匈馬以馬
惠之自於轅中挽車進道又逢梵志來匈其

車即下妻子以車惠之太子車馬衣裘身寶雜物都盡無餘令妻嬰女已自抱男處國之時施彼名象衆寶車馬至見毀逐未曾恚悔和心相隨歡喜入山三七二十一日乃到檀特山中太子觀山樹木茂盛流泉美水甘果備焉鳬鴈鴛鴦遊戲其間百鳥嚶嚶相和悲鳴太子覩之謂其妻曰爾觀斯山樹木穆天妙有折傷羣鳥悲鳴每處有泉衆果甚多以爲飲食惟道是務無已違誓山中道士皆守節好學有一道士名阿珠陀久處山間有玄

妙之德即與妻子詣之稽首却叉手立向道士曰吾將妻子來斯學道願垂洪慈誨成吾志也道士誨之太子則焉柴草爲屋結長葦衣服食果飲泉男名耶利衣小草服從父出入女名罽拏延著鹿皮衣從母出入處山一宿天爲增泉其味重甘生藥樹木名果茂盛後有鳩留縣老貧梵志其妻年豐顏華端正提瓶行汲道逢年少遮要調曰爾房貧乎無以自全貪彼老財庶以歸居彼翁學道內否不道教化之紀希成一人顥愚懶怠爾將所貪

乎顏狀醜黑鼻正直尻身體繚戾面皺脣額
言語謇吃兩目又青狀類如鬼舉身無好孰
不惡憎爾爲室家將無媿歎乎婦聞調聲流
淚而云吾覩彼翁鬚鬢正白猶霜著樹朝夕
憇心欲其早喪未即從願無如之何歸向其
婿如事具云曰子有奴使妾不行汲若其如
今吾子去矣婿曰吾貧緣獲給使乎妻曰吾
聞布施上士名須大拏洪慈濟衆虛耗其國
王遠羣臣徙著山中其有兩兒乞則惠卿妻
數有言婦愛難違即用其言到葉波國詣宮

六度集經

門曰太子安之乎衛士上聞王聞斯言心結
內塞涕泣交流有頃而曰太子見逐惟爲斯
輩而今復來乎請現勞傑問其所以對曰太
子潤馨遐邇詠歌故遠歸命庶自蘇息王曰
太子衆寶布施都盡今處深山衣食不充何
以惠子對曰德徽巍巍遠自謁慕貴觀先顏
沒齒無恨也王使人示其徑路道逢獵士曰
萬二十一子經歷諸山寧覩太子不獵士素知太子屏
逐所由勃然罵曰吾斬爾首問太子爲乎梵
志恧然而懼曰吾必爲子所殺矣當權而詭

之耳曰王逮羣臣令呼太子還國為王答曰大善喜示其處遙見小屋太子亦覩其來兩兒覩之中心怛懼兄弟俱曰吾父尚施而斯子來財盡無副必以吾兄弟惠之携手俱跳母故掘除其培容人二兒入中以柴覆上自相誠曰父呼無應也太子仰問請其前坐果漿置前食果飯畢慰勞之曰歷遠疲倦矣對曰吾自彼來舉身疼痛又大飢渴太子光馨梵志顏類未有若茲無以吾等為鬼作食吾母採果來歸何遲今日定死為鬼所噉母歸索吾當如牛母索其犢子狂走哀慟父必悔矣太子曰自生布施未嘗微悔吾以許焉爾不甚喜今故歸窮庶延微命太子惻然曰財

盡無惜矣梵志曰可以二兒給養吾老矣答曰子遠來求兒吾無違心太子呼焉兄弟懼矣又相謂曰吾父呼求必以惠鬼也違命無應太子隱其在培發柴覩之兒出抱父戰慄涕泣呼號且言彼是鬼也非梵志矣吾數覩梵志顏類未有若茲無以吾等為鬼作食吾母採果來歸何遲今日定死為鬼所噉母歸索吾當如牛母索其犢子狂走哀慟父必悔矣太子曰自生布施未嘗微悔吾以許焉爾無違矣梵志曰子以普慈相惠兒母歸者即

敗子洪潤違吾本願不如早去也太子曰卿
願求兒故自遠來終不敢違之便可速邁太
子右手沃潔左手持兒授彼梵志梵志曰吾
老氣微兒捨遁邁之其母所吾緣獲之乎太
子弘惠縛以相付太子持兒令梵志縛自牽

萬二

十二

繩端兩兒躋身宛轉父前哀號呼母曰天神
地祇山樹諸神一哀告吾母意云兩兒以惠
人急捨彼果可一相見哀感二儀山神愴然
爲作大響有若雷震母時採果心爲忪忪仰
看蒼天不覩雲雨右目矇左躡痒兩乳漚流

出相屬母惟之曰斯怪甚大吾以果爲急歸
視兒將有他乎委果旋歸惶惶如狂天帝釋
念曰菩薩志隆欲成其弘誓之重仁妻到壞
其高志也化爲師子當道而蹲婦曰卿是獸
中之王吾亦人中王子俱處斯山吾有兩
兒皆尚微細朝來未食須望我耳師子避之
婦得進路迴復於前化作白狼婦辭如前狼
又避焉又化爲虎適梵志遠乃遂退矣婦還
覩太子獨坐慄然怖曰吾兒如之而今獨坐
兒常望覩吾以果歸奔走趣吾躋地復起跳

踉喜笑曰母歸矣飢兒飽矣今不覩之將以

惠人乎吾坐兒立各在左右覩身有塵競爲

拂拭今兒不來又不覩處卿以惠誰可早相

語禱祀乾坤情實難云乃致良嗣今兒戲具

泥象泥牛泥馬泥豬雜巧諸物縱橫于地覩

之心感吾且發狂將爲虎狼鬼魅盜賊所吞

乎疾釋斯結吾必死矣太子久而乃言有一

梵志來索兩兒云年盡命微欲以自濟吾以

惠之婦聞斯言感踊躋地宛轉哀慟流淚且

云審如所夢一夜之中夢親老窶貧窶梵志

萬二

十三

割吾兩乳執之疾馳正爲今也哀慟呼天動
一山間云吾子如之當如行求乎太子覩妻
哀慟尤甚謂之曰吾本單爾隆孝奉遵吾志
大道尚濟衆生無求不惠盟誓甚明而今哀
慟以亂我心妻曰太子求道屢勞何甚夫士
處家尊在于妻子之間靡不自由豈況人尊
乎願曰所索必獲如一切智帝釋諸天僉然
議曰大士道弘普施無盡試之以妻觀心如
何釋化爲梵志來之其前曰吾聞子懷乾坤
之仁普濟羣生布施無逆故來歸情子妻賢

貞德馨遠聞故來乞匱儻肯相惠乎答曰大善以右手持水澡梵志手左手提妻適欲授之諸天稱壽莫不歎善天地卒然大動人鬼靡不驚焉梵志曰止吾不取也答曰斯妻豈有惡邪婦人之惡斯都無有婦人之禮斯爲備首矣然其父王惟有斯女盡禮事婿不避塗炭衣食趣可不求細甘勤力精健顏華踰華卿取吾喜除患最善梵志曰婦之賢快誠如子言敬諾受之吾以寄子無以惠人又曰吾是天帝非世庸人也故來試子子尚佛慧

影範難雙矣今欲何願恣求必從太子曰願獲大富常好布施無貪踰今令吾父王及國臣民思得相見天帝曰善應時不現梵志喜獲其志行不覺疲連牽兩兒欲得望使兒王者之孫榮樂自由去其二親爲繩所縛結處皆傷哀號呼母第二鞭而走之梵志書寢二兒遂逃自沈池中荷蒻覆上水蟲編身寤行尋求又得兒矣捶杖縱橫血流丹地天神愍念解縛瘡傷爲生甘果今地柔軟兄弟摘果更相授啖曰斯果之甘猶苑中果斯地柔軟如王

邊統經矣兄弟相扶仰天呼母涕泣流身梵志所行其地岑巖礫石刺棘身及足蹠其瘡毒痛若覩樹果或苦且辛梵志皮骨相連兩兒肌膚光澤得通之澤顏色復故歸到其家喜笑且云吾為爾得奴婢二人自從所使妻覩兒曰奴婢不爾斯兒端正手足悅澤不任對之如事曰賣兒幾錢梵志未答男孫譏曰男直銀錢一千特牛牸牛各百頭女直金錢二千特牛牸牛各二百頭王曰男長而賤女幼而貴其有緣乎對曰太子既聖且仁潤齊二儀天下喜附猶孩依親斯獲天下之明圖國天感其路乃之本土兆民識焉僉曰斯太子兒也大王孫矣哽噎詣門上聞王呼梵志將兒入宮宮人巨細靡不噓唏王呼欲抱兩

兒不就王曰何以兒曰昔為王孫今為奴婢奴婢之賤緣坐王膝乎問梵志曰緣得斯兒對之如事曰賣兒幾錢梵志未答男孫譏曰男直銀錢一千特牛牸牛各百頭女直金錢二千特牛牸牛各二百頭王曰男長而賤女幼而貴其有緣乎萬二對曰太子既聖且仁潤齊二儀天下喜附猶孩依親斯獲天下之明圖而見遠逐捐處山澤虎狼毒蟲與之為鄰食果衣草雷雨震人夫財幣草芥之類耳坐見屏棄故知男賤也黎庶之女苟以華色處在

深宮卧即氈褥蓋以寶帳衣天下之名服食
天下之貢獻故知女貴也王曰年八孫童有
高士之論豈況其父平宮人巨細聞其諷諫
莫不舉哀梵志曰直銀錢一千特牛犧牛各
百頭惠爾者善不者自己王曰諾即顧如數
梵志退矣王抱兩孫坐之于膝曰屬不就抱
今來何疾乎對曰屬是奴婢今爲王孫曰汝
父處山何食自供兩兒俱曰薇菜樹果以自
給耳日與禽獸百鳥相娛亦無愁心王遣使
者迎焉使者就道山中樹木俯仰屈伸似有

跪起之禮百鳥悲鳴哀音感情太子曰斯者
何瑞妻卧地曰王意解釋使者來迎神祇助
喜故與斯瑞妻自亡兒卧地使者到乃起拜
王命矣使者曰王遠皇后損食噙泣身命日
衰思覩太子太子左右顧望戀慕山中樹木
流泉枝淚昇車自使者發舉國歡喜治道掃
除預施帳幔燒香散花妓樂幢蓋舉國趨蹠
稱壽無量太子入城頓首謝過退傍起居王
復以國藏珍寶都付太子勸令布施鄰國困
民歸化首尾猶衆川之歸海宿怨覩然拜表

稱臣貢獻相銜賊寇尚仁偷盜競施干戈戢藏囹圄毀矣羣生永康十方稱善積德不休遂獲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

吾宿命來勤苦無數終不恐懼而違弘誓矣
以布施法爲弟子說之菩薩慈惠度無極行
布施如是

六度集經卷第二

音釋

王生今吾身是也父王者阿難是妻裘夷是子男羅雲是女者羅漢珠遲母是天帝釋者彌勒是射獵者優陀耶是阿珠陀者大迦葉是賣兒梵志者調達是妻今調達妻旃遮是

永樂北藏

六度集經

第三七冊